

亚森·罗苹探案全集 [全译本]

奇岩城

L'aiguille creuse

[法] 莫里斯·卢布朗 著 林雅芬 译

在西方，福尔摩斯与他齐名
在东方，他是楚留香的创作原型
百年来最受推崇的绅士怪盗
永远为推理小说迷所津津乐道

Welcome to the world of
Arsène Lupin



APERTUR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教育出版社

亚森·罗苹探案全集[全译本]

奇岩城

Qiyancheng

[法]莫里斯·卢布朗 著 林雅芬 译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奇岩城 / (法) 卢布朗 (Leblanc, M.) 著 ; 林雅芬
译. — 合肥 : 安徽教育出版社, 2011.9
(亚森·罗苹探案全集 ; 3)
ISBN 978-7-5336-6282-0

I. ①奇… II. ①卢… ②林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法
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81253 号

本书译文由立村文化有限公司授权使用。

书 名 : 奇岩城

作者 : (法) 莫里斯·卢布朗
译者 : 林雅芬

出 版 人 : 朱智润 选题策划 : 阿卡狄亚 装帧设计 : 吴 凯
责任编辑 : 杜伟伟 特约编辑 : 张春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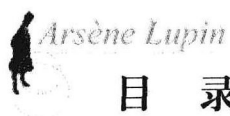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发行 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安徽教育出版社 <http://www.ahep.com.cn>
(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, 邮编 230601)
营销部电话 : (0551) 3683010, 3683011, 3683015
印 刷 : 北京九天志诚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 : 010-61232741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)

开 本 : 880mm×1230mm 1/32 印 张 : 7.5 字 数 : 130 千字
版 次 :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36-6282-0

定 价 : 18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目 录

1. 枪声作响	1
2. 少年侦探	27
3. 尸体	54
4. 正面较量	80
5. 跟踪	107
6. 历史性的秘密	126
7. 针的条约	148
8. 从西泽大帝到罗苹	172
9. 芝麻开门	187
10. 法国国王们的宝藏	206



1. 枪声作响

雷梦朵仔细聆听。又一次,这也算第二次听到这个声响了。这声响相当清晰,足以让人在空旷寂寥的夜间明显地分辨出来,但此声响却又是如此的微弱,使得她也说不出是远是近。是从宽敞辽阔的城堡墙内传来的?还是由城堡外,从公园里那些阴郁神秘的退休老人那里传来?

她悄悄地起身下床,将窗扉推开:草坪上、树丛间的宁静景致辉映着月光。在那儿,古老修道院的散乱废墟勾勒出凄凉的景象,尽是断柱残拱、柱廊泥团与拱扶墙垛碎块。轻微的夜风轻抚景物表面,掠过树木静止光秃的枯枝,却也吹晃着树丛里新生的嫩叶。

突然,又是同样的声响……这次接近她的左方,而且就在她所住位置的楼下,也就是由位于城堡西侧的那些厅堂。

这位年轻女孩尽管坚强勇敢,却也感到恐惧不安。她披上睡袍、戴上眼镜。

“雷梦朵……雷梦朵……”

一个微弱的声音仿佛来自于房门未关的隔壁房间,正向她呼喊。她摸索着往房里走去。此时,她的表妹苏珊娜走出房门,整个人瘫在她的怀里。

“雷梦朵……是你吗?……你有没有听到……”

“是我……你也因此睡不着吗?”

“我想,是狗儿把我吵醒的……醒来好久了……但它也不再吠



叫……现在几点了？”

“大概四点吧！”

“你听，有人在客厅里走动。”

“不会有危险的，你父亲在那儿呢，苏珊娜。”

“那他会有危险啊，他就睡在小厅堂的隔壁啊！”

“戴瓦勒先生在哪儿啊……”

“他在城堡的另一头呢……你想，他怎会听得到呢？”

女孩们犹豫不决，不知该如何拿主意。该大声呼喊吗？该大喊救命吗？她们不敢，仿佛这声响与她们的声音都是如此的令人生畏。而此时走近窗户的苏珊娜却发出一声尖叫：

“瞧……水塘旁边有人！”

事实上，有个男人正快步离开。他的胳膊下夹着一件体积相当庞大的东西。女孩们也认不出是什么玩意儿。这东西撞击着男人的腿部，阻碍着他的步伐。她们看着他改变方向，经过老旧的小教堂旁边，向一道穿孔城墙的小门走去。这扇门应该是敞开的，因为这男人骤然消失，而女孩们却压根儿也没听到门铰链平常所发出的吱嘎作响的声音。

“他从客厅走过来。”苏珊娜喃喃自语地说。

“不对，楼梯和前厅会引导他往更右边去……莫非……”

一个不约而同的念头使她们心绪不宁。她们弯下身去，发现在她们的下方有一排梯子正靠在二楼的正面墙上，石阳台上微光闪耀。此时，另外有一个人同样拿着某种东西，正跨过这个阳台，顺着梯子滑下，经由同样的道路逃走了。

苏珊娜吓坏了，全身无力地跪倒在地，口中结结巴巴地说：



“救命！……叫救命啊……”

“谁会来呢？你父亲吗？……若是还有其他歹徒呢？我们要向他扑去，抓住他吗？”

“我们或许该通知仆人……你的电铃和他们的楼层是相通的。”

“对……对……或许这是个好主意……希望他们能够及时赶到！”

雷梦朵在她的床边找到了电铃，并用指尖按压。楼上的铃振动着，她们在楼下感觉到人们应该可以听到这清晰的铃声。

她们等待着，寂静变得令人害怕，甚至微风也不再吹动灌木丛的叶子。

“我怕……我怕……”苏珊娜反复地说。

突然，在深夜的寂寥中，从她们下方传来打斗的声音。一种家具碰撞的声音，还有数声的尖叫，之后则是可怕、不祥、嘶哑的呻吟，一种被人割喉的沙哑喘气声……

雷梦朵跳起身来，走向房门，苏珊娜绝望地勾住她的臂膀。

“别……别留下我……我怕！”

雷梦朵推开她，接着在长廊上狂奔了起来，苏珊娜紧紧地跟着她。她一边发出数声尖叫，一边沿着一道又一道的墙踉跄地走着。到达了楼梯口，她脚步不稳地从楼梯上一阶又一阶地滚下来。她急急忙忙赶到了客厅大门口，然后顿然停下脚步，在门坎前定住。此时苏珊娜正脚软地瘫在她的身旁。在她们面前三步远的距离，有一个男人手上提着一盏灯，并将灯朝向这两个年轻女孩。女孩们顿时感到光线刺眼。他凝视着她们的脸庞，看了好一会儿，然后



不慌不忙地，以不疾不徐的姿态戴上鸭舌帽，拾起一张破纸、两根稻草，抹去地毯上的足迹，然后走近阳台，再转身向这两位女孩深深地鞠躬致意，接着就消失了。

苏珊娜首当其冲，跑到小客厅——这个客厅隔开了她父亲的房间和大厅堂。但是当她一走进小客厅时，惊人的景象把她吓坏了。借着月亮斜照的微光，她们看到在地上躺着两具一动也不动的身躯，紧靠在一起。

“爸爸！……爸爸！……是你吗？……你怎么了？”她疯狂地叫着，并朝其中一具身躯弯下身去。

过了一会儿，加斯摩海伯爵动弹了一下，用筋疲力竭的嗓音说：

“别害怕……我没有受伤……戴瓦勒呢？他活着吗？刀子呢……刀子呢……”

此时两个仆人手拿蜡烛来到这里。雷梦朵冲向另外一个身躯，然后认出是约翰·戴瓦勒。他是伯爵的秘书，也是亲信，他的脸色已呈现死白的颜色。

然后，她站起身来回到了厅堂，在墙上挂着陈列武器的盾型板中，拿起了一把已经上了子弹的枪，来到阳台上。的确，还不到一分钟前，曾有人借助梯子踏进这里，他现在应该就在不远处，更何况他还花了时间挪开梯子，好让别人无法再使用它。雷梦朵很快地看到他了。事实上，他正沿着古老修道院的回廊离开。雷梦朵把枪抵在肩上，冷静地瞄准，开枪。此人被击倒在地。

“成功了！成功了！我们抓住这一个了！我去逮他！”一位仆人大叫着。



“不！维多，他已经站起身来了……你从楼梯那边下楼，从小门那儿出去，他只能从那边逃走！”

维多迅速地行动，但是当他还没来到庭园时，这个人又一次倒下了，雷梦朵则呼唤着另外一个仆人。

“艾伯特，你在那儿看得到他吗？他在大拱廊的旁边吗？”

“没错，他正在草地上爬行……他完蛋了……”

“你从这儿监视他吧！”

“他没有办法逃跑了，在古迹遗址的右侧是一片草坪，遍布……”

“而且，维多守着右边的门。”雷梦朵一边说，一边再次拿起她的枪。

“别去啊！小姐！”

“不！我得去！别管我……我还剩下一颗子弹……假如他敢轻举妄动的话……”她尽管脚步踉跄，却以坚决的语调说。

她跑了出去。过了一会儿，艾伯特看她走向了古迹遗址，于是从窗户边呼喊着她：

“他正在拱廊后边爬行，我看不到他了……小心一点儿啊！小姐……”

雷梦朵绕了古老修道院一圈，以断绝这个人的所有退路。很快地，艾伯特看不到了她的身影。几分钟之后，艾伯特仍不见她的踪迹，他紧张了起来。为了监视着古迹遗址，他并未借着屋内楼梯下楼，反而努力地想要够到那个被挪开的梯子。当成功地够到梯子后，他飞快地下楼，直奔到那个男人最后一次出现的拱廊旁边。在离那里不到三十步的地方，他发现了正在寻找维多的雷梦朵。



“嗯！怎么样？”艾伯特说。

“不可能逮住他。”维多说。

“那小门呢？”

“我刚从那儿过来……钥匙在这里。”

“但……可得仔细地……”

“噢！他得手了……在十分钟前，他可还是我们的网中鱼呢，这恶棍！”

农夫和他的儿子都被枪声吵醒了，正从农场那边赶过来。农场的农舍盖在右侧相当远的地方，在围墙的围篱中。但是，他们一路走来，并没有发现任何人。

“当然！我们看不到他！这坏蛋一定没有办法离开古迹范围……我们会从某个巢穴中把他揪出来的。”艾伯特表示。

他们安排了一个相当有技术含量的搜寻活动。他们拨开缠绕着梁柱、重重延伸的常春藤，在每个灌木丛中寻找。他们确定小教堂的门关得好好的，没有窗户被打破的痕迹。他们绕过了修道院，察看所有的角落、所有隐蔽处。但是，搜寻活动最终徒劳无功。

唯一的发现是：就在这个人被击倒、被雷梦朵打伤的地方，他们捡到了一顶司机的鸭舌帽，一顶浅黄色皮制的鸭舌帽。除此之外，什么也没有。

清晨六点，奥维尔河区的警察局接到通知，并且来到了现场。之后，他们还利用快递将一份有关于犯罪情况的小报告，送到帝尔普检察官处，报告上写着：“几乎逮到主嫌。发现了他的帽子，还有犯案用的匕首。”十点的时候，两辆汽车驶下略有倾斜的斜坡，到达了城堡。其中一辆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敞篷四轮轿车，里面坐着代



理检察长和与书记官偕同而来的法官；另外一辆车子，则是朴实的车辆，里面坐着两位记者，分别代表着《鲁昂日报》和巴黎某大报系。

古老的城堡因此崭露头角。在往昔，这儿是安普梅希隐修院院长的住所。在文艺复兴时代遭到损毁，加斯摩海伯爵将它重整、修复。这一座城堡属于他已经有二十年了。这座城堡的主要建筑物上方，有着哥德式建筑的小尖塔，其上有个小钟楼，而两侧各有栏杆石阶环绕。从花园的围墙上方和诺曼底峭壁支撑的高原上看过去，可以看到在圣玛格利特乡村与瓦隆吉尔乡村之间那道蔚蓝的海平面。

这儿就是加斯摩海伯爵和他的女儿与外甥女雷梦朵居住的地方。苏珊娜是一个柔弱优雅的金发女孩，而圣维罗·雷梦朵则是在两年前，父母亲双亡而成为孤儿时，被伯爵收容的。城堡里的生活相当宁静、有规律，偶尔会有几个邻居造访。夏季时节，伯爵几乎每天都会带着两位年轻女孩到帝尔普去。伯爵本人的身材相当魁梧，有着严肃、姣好的容貌，斑白的头发。他在秘书约翰·戴瓦勒的协助之下，管理自己的财产，掌控自己的财富。

法官一进门，就接获了警队队长克维隆所做的第一手报告：逮捕嫌犯的行动始终迫在眉睫，虽仍未执行，却已控制住园中的各个出口，想要逃跑是不可能的。

之后，一小队人马穿过位于一楼的会议室与展堂，并且登上了二楼。很快，人们注意到厅堂整齐的摆设，没有任何一件家具摆饰移动过位置，也没有遗失任何一件物品。左右两边悬挂着令人赞叹的佛来米人物挂毯，厅堂尽头的墙壁上则有四幅美丽的油画，在



时代背景下展露出希腊罗马神话的景象，这是有名的鲁宾斯画作。这些画作和弗朗罗尔挂毯都是加斯摩海伯爵的舅舅，也就是西班牙大公伯巴迪拉侯爵遗留给他的。斐尔法官观察着说：

“假如偷窃是犯罪动机的话，那么这间厅堂绝对不是他的目标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代理检察长说。他很少开口说话，但是他总是和法官唱反调。

“瞧！先生，窃贼小心翼翼，却没有移动这些举世闻名的挂毯与油画。”

“也许他们忙得没有时间带走啊！”

“这也是我们想要知道的啊！”

这时，加斯摩海伯爵进来，尾随着他的是一位医生。伯爵似乎已不再感到受害的威胁，他向两位大法官表示欢迎，然后打开小客厅的门。

这个小客厅自从案发之后，除了医生之外再也没人进去过。小客厅呈现的景象刚好与客厅的状况相反，显得一团糟：两张翻倒的椅子、一张损毁的桌子，旅行用的摆钟、档案夹、信纸盒都散落在地，飘落在一旁的几张白纸上还沾有血迹。

医生掀开盖住尸体的床单。约翰·戴瓦勒穿着平常所穿的丝绒衣物，脚上穿着铁皮靴子，仰卧平躺着，一只手臂压在身后。人们打开他的衬衫，看到他的胸膛上有一个相当大的伤口。

“他是当场毙命的……只要一刀就够了。”医生宣告说。

“可以确定凶刀是那把我在客厅壁炉上看到，而且放在皮制鸭舌帽旁边的那把刀子吗？”法官问。



“没有错!”加斯摩海伯爵确定地说。

“这把凶刀是在这里捡到的。那把刀来自于吊挂武器的盾牌上,也就是我的侄女圣维罗小姐拿下步枪的地方。至于那顶司机的帽子,很明显为凶手所有。”

菲尔先生仍然研究着这个房间的一些细节,并向医生提出几个问题,然后要求加斯摩海伯爵描述他所看到的与所知道的事。以下就是伯爵所说的:

“是约翰·戴瓦勒把我叫醒的。而事实上我也没有睡好,因为在月光的照耀下,我听到了脚步声。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,突然,我看到约翰·戴瓦勒手拿着蜡烛来到我的床前,身上的装扮与日常一样,因为他通常都工作到很晚。他看起来似乎相当激动,低声地对我说:“有人在客厅里。”事实上我也听到一些声响,我下了床,轻轻地打开这个小客厅的门。与此同时,另外一个面对着大客厅的门被推开了,有一个男人出现了,冲向我,并在我的太阳穴上打了一拳,把我给打晕了。我粗略地向您述说这一些,法官先生,因为我只记得一些主要的事,一切的发生过程是如此迅速,如此出人意料。”

“之后呢?”

“之后,我就知道了……当我恢复意识时,戴瓦勒已经躺在那里,受到了致命的袭击。”

“初步看来,您没有怀疑任何人吗?”

“没有!”

“您没有任何仇家吗?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

“戴瓦勒先生也没有仇家吗?”

“戴瓦勒! 会有仇家? 他是天大的好人哪! 二十年来, 约翰·戴瓦勒一直是我的秘书, 也可以说是我的亲信。我在他身边只看到一些亲切的人与一些朋友。”

“但是, 有人入侵住宅, 有谋杀案发生, 这一切总该有个动机存在吧?”

“动机? 不就是个窃案吗? 简单明了。”

“那么, 有人偷走您什么东西吗?”

“没有!”

“那么?”

“那么, 假如没有人偷走任何东西, 也没有东西遗失, 那最起码带走了某些东西吧?”

“什么东西呢?”

“我也不知道, 但是我女儿与侄女可以确定地告诉您, 她们看到两个男人陆续穿过庭园, 而这两个人都带着体积相当庞大的东西。”

“小姐们……”

“小姐们没做梦吧? 我倒是很想这么认为, 因为从今天早上, 我已精疲力尽地研究、不断地假设。不过, 询问她们倒是件令人快乐的事情。”

他们请这两位表姐妹来到了客厅。苏珊娜脸色完全苍白, 还在发抖, 稍微能够开口说话; 而雷梦朵的体力倒是较为充足, 而且比较具有魄力, 她那双棕色的眼睛散发出金色的光芒, 看起来也比较漂亮。雷梦朵叙述着当天晚上发生的事件, 包括她自己参与的



部分。

“这么说来，小姐，你的证词是不容置疑的啰？”

“没有错，穿过庭园的两个男人都带着一些东西。”

“那第三个人呢？”

“他从这儿空手离开。”

“你能告诉我们他的体貌特征吗？”

“他不停地用手上的灯让我们眼花目眩。我只能说，他有着高大粗壮的外表……”

“你看到的那个人外表也是这样子吗，小姐？”法官向加斯摩海·苏珊娜询问。

“对……或者说，不是耶……”苏珊娜考虑着说，“……我呢，我看到的是瘦弱的中等身材。”

菲尔先生微笑着，他已经习惯面对同一案件的证人提出有分歧的看法与意见。

“因此，目前我们一方面有一个人，也就是在客厅里面的这个人，他同时是又高大又矮小、又肥胖又瘦弱；而另外一个人，也就是在庭园中这两个人的其中之一，我们认为他们两个其中之一就是在客厅里拿走一些东西的人……他还待在这里。”

菲尔先生是个爱讽刺的法官，他自己也这么说，但是他倒也不排斥公众舆论，更不讨厌公开表现专业能力的机会。他也不计较挤在客厅里面的人越来越多，争着向他说明事情的经过。记者、农夫和他的儿子、园丁与他的太太、城堡里面的员工、两个从帝尔普驾车过来的司机都挤在这里。法官又开始说话了：

“这么说，你同意第三个人消失的方法啰？小姐，你是用这把



步枪打中了他，从这个窗户这边，是吗？”

“没有错，那个男人撞到了修道院左方那块几乎完全隐藏在荆棘下的墓碑。”

“但是他又爬了起来吗？”

“只是半走半爬。维多很快下楼去守住小门，而我追着这个人，让仆人艾伯特留在这里观察局势。”

现在，换艾伯特提出他的证词。之后，法官总结：

“因此，就你们的说法，这个受伤者并没有办法从左边逃走，因为你们的同伴监视着那一道门；他也不可能从右边逃走，因为你们看到他穿过了那一块草坪。这么说，逻辑上看来，他现在应该在我们的视线中，一个相当狭窄的区域范围内。”

“这是我的看法。”

“这也是你的看法吗，小姐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这也是我的看法！”维多说。

代理检察长以嘲讽的口吻说：

“调查的范围不大嘛！只要继续从今天凌晨就开始进行的搜寻活动就成了嘛！”

“或许这样子我们还能更轻松愉快一些呢！”

菲尔先生拿起了壁炉上皮制的鸭舌帽检查了一番，然后他把警队队长叫了过来，在一旁跟他说：

“队长，马上派一个人到帝尔普的马格海帽店去，可能的话，马格海先生会告诉我们，这顶帽子卖给了谁！”

根据代理检察长的用词，“调查的范围”局限在城堡右边草



坪,左边围墙以及与对面城堡的围墙所构成的角落。换句话说,也就是边长约一百米的四方形土地,在那儿呈现着中古世纪相当闻名的安普梅希隐修院废墟遗址。

办案人员马上在遗留有足迹的草地上,研究逃跑的途径,分别在两个地方发现了变黑的血液痕迹——这些血迹几乎都快干了。而在拱廊转弯处的后方,也就是隐修院的尽头,却没有其他的痕迹。而铺满松树针叶的土质,倒也不容易留下人体的痕迹。但是,这一个受伤者,又如何能在年轻女孩、维多与艾伯特的监视之下逃跑呢?仆人们和警察们已经砍倒了几处的矮树丛,也搜寻了几处墓碑的下方,但仍一无所获。

法官让拥有钥匙的园丁打开主祭小教堂的大门。这个主祭小教堂,真是货真价实的雕塑之宝。它并没有因为年代久远与革命的影响而受到损害,始终以其纤细的门廊雕刻技术和精细的人物雕像,被视为最美妙的诺曼底哥特式风格的绝妙作品之一。主祭堂的内部相当简朴,除了大理石的祭台之外,没有其他装饰物,也无法当做避难所。但,他总得躲进去啊!只是他用了什么方法呢?

侦查活动进行到平日作为废墟参观者入口的小门。这道小门面对着一道两边围着篱笆与矮林的低凹道路,在此可看到几处弃置的跑马场。菲尔先生弯下身看:小道上的灰尘显示出一些轮胎的痕迹,那是一种防滑轮胎。事实上,在枪声之后雷梦朵与维多似乎还听到汽车马达的声音。法官暗示说:

“伤者已经和他的同伙会合。”

“不可能!当小姐和艾伯特看得到他的时候,我在那里。”维